

西南歐的政治危機

陳澤豐

正如若干經濟專家的推斷，一九七四年是西歐各國同陷困局的一年，其間生產的萎縮、失業的嚴重、通貨的膨脹、工廠和銀行的相繼倒閉等現象叢生，而物價的飛漲與國際收支的形成巨額逆差，尤足令人擔憂，前景較之一九三〇年代的大蕭條更難樂觀。

歐洲在能源危機的不斷衝擊下，不但形成經濟的不景氣，也在政治上帶來一股新逆流。各國政府在面臨經濟破產的威脅下，工潮迭起，政局動盪，內閣呈現不穩現象，而最顯著的一項共同特徵則是包含共黨勢力在內的左派力量大增，對於當地政權構成一嚴重威脅。此一瀾漫處處的赤色潮流，尤以地中海沿岸最為澎湃。

義共蓄勢待發

義大利由於石油漲價的威脅，目前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二，到今年年底其國際收支逆差將達一百億美元，使政府瀕於破產的邊緣，不得不向西德貸款二十億美元以濟燃眉之急，但仍無法根本解決問題。尤其飛雅特 (Fiat) 汽車工廠的罷工，北部米蘭、杜林 (Turin) 等地的騷亂，也有不可收拾之勢^①。時至今日，如果說義大利政權可能被義共所掌握，並非危言聳聽之論。

義大利共黨是西歐國家中勢力最強大的政黨，它在全國擁有一百五十萬黨員，於眾議院六三〇議席中佔有一七九席，亦為義國僅次於基督教民主黨的第二天政黨。某民黨在國會中僅擁有二六七議席，如不組織包含共黨在內的

中間偏左聯合內閣，很難有效行使政權，這也是義國政潮迭起的原因之一。由於某民黨之堅拒與共黨合作，在理論上，義共是居於反對黨地位；但實際上，除社會民主黨外，義共到處都有支持它的同黨。由於戰略運用的巧妙，義共對於政府的決策已有甚大的影響力；同時政府在基本上也極力與義共妥協，儘量避免做出令義共不悅之事。

義共總書記貝林格 (Berlingers) 把「歷史妥協」奉為該黨的最高行動原則。所謂「歷史妥協」是指義共與天主教之間的接近，以引導義大利走向法國左派「聯合政府計劃」(Programme Commun) 所描繪的「前進民主」。但貝林格甚為謹慎，當國庫空虛、工會遊行叫囂之際，他並不想急於擠起主持政府的重担。共黨所謂的「參與」，並不是參加內閣，而是謹慎地進入多數派之中，同時獲得實力和自由行動。換言之，即共黨參與國家決策，而不負任何實際責任。

義大利與法國相似的一個現象是，相信義國局勢如無共黨參加政府，勢將無法解決的人愈來愈多，而且這些人並不包括共黨黨員在內。他們普遍認為，只要共黨加入政府，罷工即可停止，秩序即可恢復，國家也可以復甦。在政府和民間企業高階層中持有這種看法的人甚多。另一方面，由於目前情勢的混亂和缺乏效率的情形至為嚴重，因此抱持共產主義與自由之間不能調和看法的人也愈來愈少。這恐怕就是義共最具實質的進展。而這種實質的進展，對於西方自由陣營與北約防務，都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不利影響。

葡共伺機而動

歷時十三年的殖民戰爭，吞噬了國家的大半預算，使葡萄牙的農業生產仍停滯在一九二九年的狀態；葡國文盲佔百分之三十七，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向外移民，最近的觀光收入銳減百分之四十，使葡萄牙早在四月廿五日革命前即已陷於山窮水盡的絕境^②。

擾攘不安的葡萄牙政局，最近由於史匹諾拉（Antonio de Spínola）總統的辭職而更形惡化，也大大增加了葡共以及發動四月廿五日里斯本革命的青年軍官中的左派份子的力量。葡萄牙何去何從？將來是由葡共接掌政權，抑或葡共仍停留幕後操縱一切，予取予求呢？這都是衆所關心之事。

葡萄牙共黨是該國最強大的政黨，也是唯一真正有組織的政黨，它擁有能幹的活躍分子，經過仔細思考的戰略，以及較為得當的戰術。但談到立即取代政權，葡共也有所顧慮。自今年四月組閣以來，共黨領袖甘哈爾（Alvaro Cunhal）出任不管部部长，在壓制工潮及敦促工人和緩加薪要求方面，扮演頗為重要的角色。葡共的目的是，想在明春的議會選舉中獲取百分之二十的選票。換言之，他們寧願採取和平方式取得政權，好做為西班牙的榜樣^③。

唯一堪與共黨勢力抗衡的是「武裝部隊運動」（Armed Forces Movement），但「武裝部隊運動」本來就不是一個十分團結的組織，一方面內部有「史匹諾拉派」和溫和派軍官之間的傾軋，另一方面，它與控制了「合作委員會」的激進派軍官，彼此也失和。溫和派的軍官們不滿左派份子，試圖在「武裝部隊運動」中大行其是。可惜他們的人數雖多，但直到目前為止仍缺乏有效的領導^④。勢力分散的結果，終為共黨所乘。

繼任總統的葛姆斯（Gen. Costa Gomes）原是葡萄牙軍事執政團及「武裝部隊運動」內的第二號人物，他與總理岡沙夫斯（Col. Vasco dos Santos Concalves）都是唯葡共之命是聽的，將來能否避免共黨之操縱，似屬疑問。

西班牙的隱憂

西班牙的經濟由於觀光與貿易的收入，大致還差強人意，但這個國家也隱藏着一些危機：過去三年西國的通貨膨脹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西班牙的盟

西南歐的政治危機

國不多，它沒有加入共同市場，也非北約組織的一員；而國內巴斯克人與共黨份子的騷亂，也頗使人擔憂。

西班牙的反共立場一直甚為堅定，不過對內部共黨份子的顛覆活動，却始終無法加以撲滅。一九七〇年十二月，西國曾為共黨所掀起的騷亂而宣佈進入緊急狀態。佛朗哥深知共黨之為害，曾於一九七二年二月宣佈，西班牙必須維護民主自由，不然便會被極權主義的煽動與唯物論所瓦解。這些年來，西國警察破獲的共黨組織不下數十起之多，所逮捕的人數也超過百人。去年五月間，一個毛派共黨工作網的揭露，驚醒了西班牙人的好夢。據西國警方宣佈，這個「愛國革命反法西斯陣線」，是與所謂「西班牙馬克斯列寧共產黨」、「統一工人反對派」及「婦女大衆聯合會」等組織聲氣相通的。他們的最後目標，是要建立一支「人民軍」，以推翻西班牙的現政府^⑤。

西班牙自從八十一歲高齡的佛朗哥元帥於今夏患病起，所遭遇的政治壓力已在增大中。本年六、七月間，馬德里相繼出現「民主執政團」和「民主會議」兩大秘密反對力量。「民主會議」是由六個政治及勞工團體所組成，成員包括共產黨在內，他們拒絕由卡洛斯（Juan Carlos）王子繼續「獨裁政治」的構想，因為王子不可能帶來大多數西班牙人民所渴望的民主化與開放。據說，卡洛斯王子個人倒主張政府開放，俾國內能有更多的政治活動。根據「新聞週刊」透露，他暗中曾與被放逐但仍掌握工會勢力的共黨領袖，保持接觸^⑥。

最近，西班牙政界溫和份子提出警告稱，現受困於政治緊張及勞工不安情形中的西班牙，可能正趨近重大危機中。西班牙最暢銷的保皇派報紙ABC，籲請溫和派主義者組織一個全國性的聯盟，以防止共黨或會在已歷三五年的佛朗哥元帥政權告終時，接管國家^⑦。上述兩種言論，正反映了西班牙潛在的政治危機。

希臘的動盪

希臘文人政府總理卡拉曼里斯（Constantine Caramanlis）自七月廿五日就職以來，為團結全國力量，曾網羅右、中、左各派人士組閣，以「民主、自由與憲政」相號召，爭取民衆之廣泛支持。新政府內閣雖無共黨份子

參加，但左傾色彩甚濃，尤以副總理兼外長馬夫洛斯(Mavros)為最。

新政府的新措施之一，即為實行政治自由。為安撫左派與共黨，新政府除釋放包含共黨在內的全部政治犯外，並解除已實施二十七年之久的限制共黨政治活動的禁令。此舉無異承認，希共自此合法化，今後可以自由公開活動矣！

希臘已決定十一月十七日舉行大選，實行民主政治。各黨各派紛紛展開活動，其中尤以左派與共黨最為激烈。希共在軍政府時代曾分裂為國外希共與國內希共，此次若參加國會大選，其結果將視其內部團結情況而定，惟估計其所獲之議席將不超過百分之十。希共合法後，尚無取得政權之本錢，可慮的却是以巴班德魯(Andreas Papandrou)為首的左派份子聲勢浩大，甚得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支持，大有志在必得之勢。所以普選以後的希臘，即令共黨不能登台，卡氏也不易保有他的總理位置，那恐將是左翼政客的天下⑧。

選舉前夕，不僅是政黨鬥爭尖銳化的開始，也是街頭遊行示威白熱化的開始。在「共黨青年組織」及「學生工團主義者運動」等左派勢力發動下，大約四千名學生於十月十一日在雅典市區遊行示威，高呼「將軍政府交給人民」，「將法西斯主義者交給執行死刑的射擊隊」，以及「十一月不能舉行選舉」等口號，要求卡拉曼里斯總理嚴懲這七年來在希臘操縱政治的軍人集團⑨，為動盪中的希臘平添了一番緊張氣氛。

法國人的幻想

法國總統戴斯亭(Giscard d'Estaing)就任以來，在歐洲盟國之間的外交活動相當活躍，對於內政改革也頗足稱道，但在經濟方面，儘管戴斯亭是財經專家出身，目前仍是一籌莫展。法國的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三十，而境內破產的比率也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三。戴氏的抑制通貨膨脹措施既未收效，只有一方面與西德合作，研究如何改善整個共同市場的經濟情況，一方面與「共黨國家經濟互助會」(Comecon)加強貿易關係⑩，而使法國渡過難關。

法國五月的總統選舉，左派聯盟雖然失利，但仍有實質上之進展，值得

警惕。今日重加檢討，可以看出政府當局與選民對共黨態度轉變的若干端倪。

據法國「東西」(Est & Ouest)雜誌報導，「在選舉過程中，戴高樂派和戴斯亭派的某些人士都曾指責共產主義的危險性。但是攻擊效果却有限。顯然地，大多數的人都不願重彈反共論調，這在戴斯亭派更較戴高樂派為烈。雖然攻擊共黨的人不少，但均非全心全意。對共黨攻擊的目的，是在指斥社會黨與法共的聯盟。雖指責社會黨與法共聯盟違反自然，但未指出在那些方面違反自然。而且社會黨所受的攻擊反多於法共。一般選民一定認為，社會黨與法共的聯盟只不過是普通的一種選戰同盟而已。」

「因之我們所見到的情況是，左派和極左派選民佔百分之四十五，另幾近百分之五屬中間左派和戴高樂派的選民，也支持米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這是這次選舉顯露出來的一個深遠變化。不但左派和極左派認為，就權力的運用而言，法共與其他政黨一樣，就是多數派選民中也有部分持此看法。當然大多數選民仍然拒斥共產主義。雖然幾年前大多數選民曾準備動員，經由合法途徑阻止共黨參加政府，但今天的情形已不一樣，至少對一部分選民而言是如此。共黨得票之多，使部分選民認為共黨已誠心奉行政黨交替當政的原則，同時認為共黨也會合法地運用此種權力。這些選民認為，法共只想運用政權，而非企圖據有政權，永不放手。這是個可怕的幻想，但是當他們認識這是幻想時恐已太晚。大部分選民對法共態度的改變，乃是法國局勢根本上的新現象之一。喜歡新東西的人對此應予注意。」⑪教宗保羅六世曾說過：「我贊成改變，但不是不顧種類，不顧方法和時間的改變。」此話值得喜歡求變的法國人士三思！

英國民主制度面臨考驗

英國所受能源危機的衝擊最大，在過去一年中，由於石油價格暴漲四倍，使英國的經濟遭受嚴重打擊。即以今年七月份英國對外貿易來說，輸出值十三億二千七百萬英鎊，輸入值十八億零五百萬英鎊，有形的入超高達四億七千八百萬英鎊，扣除無形的船運保險與觀光事業盈餘一億零三百萬英鎊，實際入超數字亦達三億七千五百萬英鎊，其中石油一項造成的赤字即值此數

，可見油價上漲對英國經濟影響之大。

此外，英國通貨膨脹率現在是每年約百分之廿，失業人數在今年七月份增加八萬九千五百二十六人，這是自一九四八年以來增加最多的一個月，目前失業的總人數約有六十五萬人以上。在惶惶不安的證券市場的恐慌中，股票價格在八月份跌到十六年來的最低額，而更為嚴重的是，在廚房中人們缺乏飲茶用的糖。

能源危機所造成的經濟衰頹，雖未對英國的政體構成重大威脅，但却造成英國一年之內的兩次大選。十月十日選舉的結果，工黨如眾所料以超過半數三議席的多數獲勝，威爾遜終獲繼續主政。在英國，共產黨控制着許多重要工會職位，其中包括運輸工人、礦工與工程師等工會的一些高級職位^⑫。由於工會在選舉中全力支持工黨，預料今後在工黨主政下，工會對政府的影響力將隨之增加。

今日英國所面臨的問題，可由查方特勳爵（Lord Chalfont）的談話中窺出。他在「時代週刊」所舉辦的一次討論會中，歸納英國所患的症狀說：「我認為政治權力已脫離了民選的立法機構。各大規模的職業工會，本屬非民選團體的典型例子，可是在很多情況下，此種非民主的組織却掌握了龐大的權力。它們可以使民選政府下台，它們可以打擊和制止政府政策的實施。極端左派份子勢力的增大，使問題更為惡化，這些極端左派份子亟欲使英國現存的政治制度發生急劇的轉變。」^⑬從查方特勳爵的談話顯示，左派份子操縱下的職業工會勢力日增，將使英國的民主制度面臨重大考驗！

結語

西南歐日趨惡化的經濟情況所造成的赤色澎湃浪潮，已經引起美國當局廣泛的注意，當然也增加政府決策的困難。國務卿季辛吉並不隱瞞共黨這種突破性的進展，他率直的說，目前的世界經濟危機可能終將為西歐共黨（特別是義大利）的登台而鋪路^⑭。

自希臘因塞島危機而撤出北約軍事組織後，義大利已經成為地中海從直布羅陀海峽到土耳其間僅有的北約基地，若果義大利與葡萄牙相繼被赤化，則北約的南歐防線將形成真空地帶，屆時西歐國家恐將更無安寧之日矣！

歐洲雖然陷入經濟和政治的雙重困局之中，所幸大多數的歐洲人仍愛好自由民主。根據測驗，義大利大多數的非共黨人民認為，義共是一反教會、反民主、反公共秩序，而且親莫斯科的政黨。同樣的測驗指出，在法國百分之四十八的人仍對法共不表信任，深恐一旦共黨上台，便會剝奪私有財產，而在外交上變成蘇俄的附庸^⑮。準此以觀，我們深信，歐洲人仍將避免假藉任何獨裁的、左派的方式來解決他們的困局。（十月廿四日完稿）

註① Le Monde, 6-7, Oct. 1974;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 Oct. 4, 1974.

註② L' Express, 7-13 Oct. 1974.

註③ Newsweek, Oct. 14, 1974.

註④ London Times, Oct 1, 1974.

註⑤ 西班牙政局的演變，中央日報地圖週刊，63，7，26。

註⑥ Red Tide in the Mediterranean? Newsweek, Oct. 14, 1974.

註⑦ London Times, Oct. 12, 1974.

註⑧ 賴景瑚，南歐三國的赤化危機，中國時報，63，10，19。

註⑨ 香港時報，雅典十月十二日合衆社電。

註⑩ 共同市場執行委員會主席法國籍的奧托利（Ortoli）已應「經濟互助會」祕書長斐德葉夫（Fadiev）之邀，將前往莫斯科商討雙方關係問題。Le Monde, 29-30, Sep. 1974.

註⑪ Est & Ouest, 1-15, Juillet, 1974.

註⑫ Newsweek, Oct. 14, 1974.

註⑬ Time, Sep. 30, 1974.

註⑭ Le Monde, 29-30, Sep. 1974.

註⑮ Newsweek, Oct. 14, 1974.